

电话兄妹

◎山峰

那天下午,我在家里忙着整理东西。手机就响了,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:“哥,你在干吗呢?”我说:“理东西呢,有事吗?”“哦,那你先忙吧。”电话就挂了。

我是有几个堂妹表妹的,却没听出哪个给我打的电话,就去查,发现那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毫无疑问,女孩是打错电话了。

又一天,我在单位忙得正焦头烂额呢,电话又响了,我说:“谁啊?”口气多少有些不善。是一个年轻女孩怯怯的声音:“哥,是我。”

好像就是前几天打错电话的女孩。我想说你打错了,但话到嘴边,我还是改成:“哦,有事吗?”女孩说:“哥,我碰到了一个烦闷的事儿,能和你说说吗?”我手上还有一堆活儿,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了,我居然对女孩说:“行,你说吧。”女孩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和我说她近段日子不顺,说她被上司的责罚、和男朋友之间的吵架等等。我很耐心地听着,在她说话的间隙,我还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开导,给予一定的建设性意见。这一聊,足足有一个多小时。临挂时,女孩说:“谢谢你,哥。”因为那天的电话,我晚下班了一个多小时,但不同于以往的加班,我的心情愉悦了许多。

以后若干次,女孩都打电话给我,跟我说她生活中的苦闷以及让她兴奋的事儿。譬如她的男朋友向她认错了;还有她因为努力工作,得到了公司老总的亲口表扬,让她很有满足感……

我很为女孩高兴。那段日子,我和女朋友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观。忙碌的工作,也不再让我感到无趣,我会觉得有许多的力量让我有激情好好地做下去。不过,身边发生的这一切,我并没告诉过女孩。我一直在静静地聆听,聆听女孩的喜与悲、开心或是忧愁。我怕我说出来,一切就都露馅了,女孩就不再打电话给我了。

不过怕什么,真的是来什么。

女孩说:“哥,我们有好长时间没见了,见个面吧。”我以忙为借口极力推托,女孩说:“哥,那我来找你吧。”我一时无语,最后咬咬牙说:“行,那就见面吧。”

我们约在了一家咖啡店。我去得早,随意找了张桌子坐了下来。没一会儿,电话响了,一个女孩朝我挥着手,脸上带着笑走过来,很自然地在我面前坐下说:“哥,谢谢你。”

我愣了愣,有些茫然。女孩说:“我知道你不是我哥,我也并没有真正的哥,但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哥。”女孩近乎拗口的话,让我猛然明白过来。然后,我也笑了。

女孩很健谈,聊了她生活中的许多趣事,不时让我有些忍俊不禁。当然,我也和女孩说些关于我生活中的一切,那些高兴的事儿。我们聊得真的很投缘,可以用相谈甚欢来表达。临离开时,女孩说:“哥,再见。”

我轻轻“哎”了一声。



莲心

◎舒曼

一

可心看着谷雨躬腰奋力推着装满建材的电动三轮车,那原本高大的身体都快蜷成一只虾了,莫名地,她心里就阵阵抽搐。她赶到车后,咬着牙帮谷雨一起使劲将车子从桥下往桥上推。

“可心,你怎么来了?”看到突然出现的可心,谷雨一愣。

“这个暑期我没参加社会实践,也没找单位实习。”可心实话实说,“人家骑车过来看你,这不,没想到看到你这副狼狽模样。”

“呵呵。车子的电不足了。”谷雨憨厚地笑笑。眼前这个同村又曾同桌、像鲜花一样的女孩,永远是他内心深处最难忘的一抹亮色。

两个人都不再说话,并肩一起奋力把车子推上了桥。路,顿时变得顺畅。

躺在床上的谷雨母亲素芬,看见可心又来探望她,半个身子抖动着,嘴里发出含义不明的呜噜声,眼里闪烁着高兴的光芒。

因中风造成半身不遂的素芬,已有多不能起床活动。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,可谷雨毅然放弃上大学的机会,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,只为让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母亲尽量过得舒心一点,活得有尊严一点。

二

“别走了,就在这儿吃晚饭吧!”照料好母亲,窗外暮色已苍茫,谷雨真诚挽留可心,“尝尝我的手艺吧!”

肉末茄子、凉拌黄瓜、素炒三鲜、红烧鲫鱼……钻进厨房没多久的谷雨,很快就端出几样菜放

在客厅餐桌上。他用抹布擦干净手,转身出门,不久,领来一个身姿纤瘦的文弱女孩,介绍:“这是我店里聘请的员工,名叫小莲……”

餐桌上,可心和小莲看似在安静地吃着饭,但两个女孩时不时地互相偷瞄,目光像闪电一样悄悄碰撞后,又急速避开。

“雨哥,其实,你原本可以像一些媒体介绍的特殊家庭一样,带着自己的母亲上大学。只需在学校附近租间房子,问题不就解决了?”饭后,谷雨送可心离开,月色溶溶中,走在安静得只闻蛙叫虫鸣的村路上,可心还是将自己的想法说出了口。

“不是没想过,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”谷雨叹气,“父亲去世,我想来想去,还是选择边开店挣钱边照顾母亲……现在,我已经拿到自考外语本科学历,有条件也想考研,算是自我圆梦。”

三

毕业后,可心选择返乡。面对外界的不理解,只有可心知道,她,始终被心底深藏的那个人牵动。那个人,就是从小和她一起长大的谷雨。

兴冲冲回到故乡的可心听到一个几乎将她震蒙的消息:谷雨要和小莲订婚了!

村外,小河边,大槐树下。这是可心和谷雨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。

“可心,我,我配不上你,我娶不了你……”谷雨还是将最难说出来的话说了出口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这还用问吗?我俩虽然是同村人,但你父亲母亲都是县里的干部,我家则是平头百姓;我家多难又穷,你家经济条件很好;再说你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正规大学生,我……

方方面面都不般配呵!”看着可心,谷雨干搓着手,低下了头。

四

谷雨和小莲订婚后,可心再没出现过。小莲发现,谷雨时不时地就会发愣,怔怔地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“谷雨,你知道吗?可心生重病,在县城人民医院已住院三个多月。”那天,另一个同学到谷雨的店里来买装潢涂料,无意中,给谷雨捎来关于可心的意外信息。

心急火燎的谷雨二话不说,放下手中的活计就往县城跑。小莲看着谷雨,突然觉得自己腿脚发软,无力地瘫坐下来。

可心看见急吼吼而来、满头是汗的谷雨,她的眼里猝然闪现出喜悦的小火苗,可慢慢地,又熄灭了,只说:“肠癌早期。已经做了肿瘤切除手术,发现得早,没扩散。”

从这一天起,谷雨就辗转于住院的可心和卧床的母亲二人之间;店里,小莲依旧默默地做着她该做的事,从不多问一句。

半个月后,可心出了院。

谷雨回到家里再转到店里,却找不到小莲的身影,只发现她留下的一封信:“雨哥,感谢你这些年收留我这个失去双亲、无依无靠的流浪女孩。可事实告诉我,你俩才是最合拍、最般配的。我单方面退婚,祝你俩相亲相爱、和和美!”

看完小莲的留言,谷雨的心在一阵阵抽搐:其实,小莲这些年已经悄悄走进他的生活,成为他这个家的一部分了呵!他该不该去找回小莲呢?但又如小莲所言,可心,确实确实是深藏于他心中,一件永远不会放下的宝贝呀。

他该怎么办?

“情侣”围裙

◎书芸

菜洗碗,没照顾到老公需要弯腰。他患有腰椎间盘突出,每次都是一边捶腰,一边埋怨台盆太低。我很不耐烦,索性不让他进厨房,其实有些失落:装修的时候资金紧张,自己应该借点钱装一台洗碗机就好了!

没想到,老公下班后带着一大兜菜回家,穿上蓝色围裙忙活起来,不到两个小时,四菜一汤上桌,又让我看手机上一个淘宝订单。原来,

他准备了洗碗机做礼物,商家因故延迟发货,还在途中!

老公说:“老婆,这些年辛苦你了!今年买个洗碗机,弥补一下装修时的遗憾。以后打扫、整理厨房就交给我吧!上次你擦吊柜,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,我想起来就后怕,家务活一起分担才对!”

原来如此!围裙我喜欢,洗碗机我更喜欢!